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四

王巢松年譜

太學巢松王君傳

同里盛敬寒溪謨

王君諱朴、字懌民、後改鶴尹、別號巢松、奉常公之第五子也、穎灼酷似諸兄、而警健過之、自少至長、從陸子世儀、江子士韶、陳子珣受業、三子端方博雅、君得其師承、人文俱俊、幼入郡庠、試南闈不利、循例遊太學、勁翮圖南、輒復不遂、志弗挫也、間以其暇、漁獵郡書、飲古人之膏澤、名籍籍鄉國間、四方名士多願與之遊、而同里之才望過人者、皆稱莫逆、君持善與人交、卽無傾心嚮往、家居北關、定省太公、每阻風雨、寒其宅、移人鶴來堂、得以晨昏膝下、事出顧問、間用直陳、通理達情、無弗當、太公甚倚之、君見事最先、處躬最哲、外似露而心實渾厚、與物極周詳、而平居實淡忘、故門戶事、仲兄必與君協力籌畫、要歸於當、譬如兩儀、眞缺一不可也、君摯性過人、舅氏老而失所、君以給膳金未安、倡議迎養、偕仲兄叔弟同膳之、母夫人徐、違侍已久、每念輒作孺子泣、事太公、先事迎旨、已無不至、願念春秋高、更思所以娛之、搜求古人、禮惟李文饒、文章才略、堪擬太公、遂於丙辰初夏、著籌邊樓傳奇、以博高堂歡、演之日、觀者如堵、無不嘖嘖稱孝、以君之才識、若得昂首伸眉、必大有補於人心風俗、惜乎其搖落也、詩律清新雋雅、略見婁東十子集中、又有北遊草堂集問世、其未付梓者、滿案盈箱、尙有待也、所著樂府、不讓元人、籌邊樓外、前有舜華莊、玉階怨、戴花劉、後有鷺峯緣諸種、寄託寫懷、爲詞家所推重、

王巢松年譜

二

太學鶴尹王君象贊

碩園王維夏題

懌民天縱豪、當今洵國器、神理本軒朗、風骨自英鷖、結駟走京都、篇章動燕冀、歸來北郭居、吟嘯有深致、冥心事窮搜、下語輒新異、縱橫于墨林、千秋乃其志、咄哉弟五名、何必減驍騎、

總述

余於修禊日生、乃玄帝誕辰也、故乳名玄官、就傳時、大人命名掄、因宋人有王倫、字雖異而聲同、旋改名揚、又以晉與樹名相類、大人平日頗愛趙清獻之爲人、遂定今名、表字清尹、鼎革後、改爲懌民、以懌民行者、二十餘載、遷至鶴來堂後、又兩年、而始改鶴尹、余產時、有異徵、三月初二日晚、吾母朦朧睡去、見臥室中紫薇盛開、芬芳可愛、覺來卽腹痛、余於寅時遂生、吾母常向人曰、此子將來功名非小、至久困場屋之後、吾母絕不爲意、猶向余云、遇合遲速不同、有吾夢在、汝必售也、幼時大人愛如掌珠、一刻不離左右、時方建造樂郊、雖風雨及盛暑中、必挈之往、抵暮方回、保母深以爲苦、大人偶至隣邑、或於里中赴宴歸、一入門、卽問玄寶安在、如已就寢、必親至牀前、移燈揭帳、視之良久而後去、方數齡、卽與余論朝事、并談門戶始末、大人云、汝異日倘有寸進、祖父之事、不可不知也、以遠大期之如此、每當秋試之年、屬望最切、余浪遊都門者六、大人蠅頭手諭、連篇累牘、大都皆獎借勗勉之辭、今一一具在也、嚴親處、定省後、必侍於吾母之側、無日不諄諄告誡、常云、凡人所作之事、在一時關係猶小、所存之見、在終身關係甚大、所見一差、則毫釐而千里矣、又云、處世之道、勿輕與人相好、亦勿輕與人作惡、甯爲人所忌、勿爲人所笑、又云、凡人如欲作事、當計財、不當計事、如欲惜財、當省事、不當省財、不過幾語而意旨深長、包括無盡、故事大

人五十年、從未與人面赤、而又隱然不可犯、惟其遠見卓識、有以致之也、余兄弟共九人、同母者惟仲兄與七弟而已、伯兄數年以長、蹤跡亦不甚密、自幼與四兄同學、至十歲始分、十六歲爲諸生、追隨三兄最久、每試、舟寓必同、卽偶作主人、亦無不共事也、余丁酉就試北雍、始稍稍開闊、六弟磴磴自守、余甚重之、因其天性孤僻、平時晤集甚稀、八弟年齒懸殊、境地亦異、而相遇最厚、凡聽歌進酒之時、必招余在座、初不以其迂怪也而厭棄之、至於推解頤施、一家中獨拜其惠、此外則未之有也、九弟亦待我恭、每遇歡場、卽蒙念及、因余疏懶性成、不能時相過從耳、三兄亦同母三人、今僅存三兄、余同母三人皆在、洵可謂微天之倖矣、二兄一生處順境、未入泮時、早已才名籍籍、後成進士、周詳練達、雖以註誤、不能展其才、而厥後克昌、亦可以無憾矣、七弟窮愁與余等、而內助後、無事不在規矩繩墨中、人則又相去天壤、人文傑出、爲名流所推、余最下、少時稚氣未除、意見偶或相左、輒爲色變、究竟上殿相爭如虎、下殿不失和氣、至晚年、友愛彌篤、追念慈恩、愈覺難得者兄弟、惜乎其來日苦短也、此庭闈愛敬之大略也、元配錢氏、于歸僅五年、中臥病者一載有餘、因就醫歿於吳門舟次、生兩女一男、止存次女、卽今適文海者、吾女事余最孝、胸中了了、口無失言、昔漢太子據武帝、以其不類己而寵衰、余與吾女、正以其類己而愛之也、余於未續絃時、先納一妾、姓任、乃崑山一老友之女也、相依七載而亡、無出、彭城有一媵婢、無貌、而小有才、甚得於吾母、吾母囑余曰、此女勿令適人、將來可助汝也、遂置諸房中、亦生一女、卽適用嘉而今孀居者、次年秋、

繼娶後、連生四女、止存其二、幼者適希濤、長者卽亡堵巨源之偶也、辛丑始生長兒兆新、癸卯生次兒兆建、至五十、而又生齊兒、五十一生眉兒、俱痘殤、此後又生兩女、幼者亦不育、皆新進之婢所出也、甲子年連喪兩孫、而長孫尤爲可痛、老荆過於長厚、成見終身不化、每易爲人所欺、而於相夫教子四字、更不無可議、然未嘗無可取處也、如事舅姑以孝、私居閒論、從無不滿之辭、前後之間幾十年、來於彭城、絕無纖毫芥蒂、待庶出之子女俱慈愛、卽使操家一途、病其不能持籌握算、豫計有無、然較之不辨菽麥、浪費動以千百者、相越不啻天淵矣、一婢依其女以居、窮困之極、孤苦伶仃、而余又無力扶助、心甚念之、一婢晨夕與俱、處家庭頗善、中饋事亦能助理、獨是喜慍不常、又易生而難滅、每每使余亦望然、此皆其小者耳、獨兩兒所係甚大、余亦望之最切、無奈皆不稱我意、大兒自幼讀書聰慧、人亦機警、咸以美器目之、不意得疾已十餘年、雖時發時愈、而病根不除、則亦終成廢人而已矣、病根不除之故、皆因其不能痛自洗滌、余嘗謂之曰、汝爲病所困、試問古來大聖大賢、正心誠意者、而亦有此疾乎、幾無辭以對、其平日之性情舉止、筆不能悉、惟開口卽有傷於人、舉念總不歸於正、兩言可以盡之、雖筆底稍稍成章、而涉獵羣書、胸中亦略知一二、但性情舉止如是、小善亦安足稱哉、余猶望其病已、如永遠不痊、則余垂盡殘年、竟無舒眉之日矣、次兒天資最爲庸下、前受業於蔚儀時、曾謂余曰、次君讀書一道、甚覺難於下手、此實限於天分、非其罪也、後雖不能勇猛精進、亦知以面牆爲恥、勉力研求、今八股幸能握管、已出望外矣、余授產甚

薄、僅可供饘粥之資、亦能淡泊自甘、絕無浪費、兩者俱爲可嘉、獨是一言入耳、茫然不知、語默一事、當然茫然不知可否、見年相若者、晤對移日不倦、見老成練達者、則亟欲別去、毫無則效之心、此亦其受病處、所以諸事不堪委托耳、然總論優劣、僅可謂之無益、不可謂之有損也、家婦人極聰明、善於詞令、舅姑前亦柔順、世稱佳兒佳婦、如是亦云足矣、閨中人欲求如吾母者、豈可以之概天下哉、次婦雖出自大族、未必嫻於教訓、乃能事事合宜、極其賢孝、此亦先天居多、非從學問中來也、偶奪其算、不知彼蒼果何意耶、余所歷死亡之事甚多、除兩親大故外、惟妻兒、眉兒、薇孫、及近日次媳四喪、倍加悲痛、至今每一念及、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、此眷屬存亡之大略也、余童子試時、與曹余閑訂交、每試必與偕、乃曾師所薦也、鼎革之冬、惟夏次谷相遇、峴鄉之七保、盤桓者久之、後遂時同宴集、余遷至北關、與黃忍菴同研席者二年、門無雜賓、所晨夕晤對者、惟荷百與江師喬梓、而荷百不過每集必與、而江師喬梓、下榻吾家、位初未遇時、考事必與商酌、繼而就婚虞山、簪珥衾帳之類、皆共襄其成、江師用余二百金、後始以映江門瘠田五十畝相償、其餘應授挪移、尙不一而足、江師之教誨提攜、固不遺餘力、而余之報師恩、亦不爲薄矣、今位初在、一一猶能道之也、丁酉春、余就試北關、與江師偕行、都門聚首、始與子偕同舟寓、此後子偕頻年作客、旋即設教青溪、形跡雖疎、而心期則常如一日也、壬戌歲、始授臨江新淦令、力疾而往、余於次年春、曾一往看、已病極、不能視事、造其臥室一面、此會卽成永訣矣、用嘉亦於是秋病歿、旅櫬雙歸、旁人盡爲流

涕、況至親至誼、如余者哉、丁酉年、八弟執經於蔚兄、余始識之、然猶是落落也、已酉春、延之訓兩兒、投契方成水乳、從此愈久而愈篤、衛仲叔祖、亦於是年始下交、頻頻過晤、每有相聞、無不立至、意况殊寂寞也、七八年中、無事不真實相爲、至於口中推許、幾於逢人說項、心甚感之、壬子秋、爲募建梵鐘、小試行道、次年卽門庭如市、與漸覺冷落後、復有一二瑣事相左、遂不無嫌疑、交好迥非昔日矣、夫翻雲覆雨、暮楚朝秦、此千古炎涼常態也、泛交者、何足深計、乃有不在泛交之列、以我爲無益於彼、而棄之如敝屣者、亦、有以余不肯墮其術中、而視爲厭物者矣、當此亦惟反躬自媿而已、豈可以之責人哉、晚年來、文義相商、肝膽相照者、惟威蔚兩公、而一旦俱成千古、威兄尙有藐孤相托、可以少見吾情、蔚兄則將何者見吾情乎、忍菴成進士後、以誣誤淹抑鄉園、晚年厚福、久宦京師、頻頻寄扎慰存、歸里後、復極承款曲、富貴而能念舊如忍菴者、當今之世、正不可多得也、兒婦乃德藻之長女、初意兩世朱陳情好、必倍加親密、乃珍御巍然一丈夫、甚至吉凶之禮、老死不相往來、待其妹不止陌路、幾同讎寇、因家道不足、亦其存心使然也、里惟右文父子、儀節尙爾、周旋岳母、亦每事無缺、可稱富而好禮、若云彼係饒裕之家、自當如是、恐亦非持平之論矣、境外之交、如通姓名同杯酒者、不可枚舉、惟郿城之西玄、玉峯之成博、與余交最久、兩公皆縱橫押闔士也、坦衷直腸之人、豈能與之把臂哉、今墓草已宿、而追念夙昔、能不爲之泫然、此來幸有占非、岳先、玉書、諸君、時奉教益、不然則非但鄙吝復生、真不免離索之歎矣、此親朋聚散之大略也、余十六

歲補博士弟子員、乙酉辛卯甲午科舉三、庚寅歲試、亦列優等、甲午余年二十七、場後卽爲國子生、在北
 雍浪戰者六、水陸之險阻、寒暑之艱辛、閱歷殆盡、總不能邀一遇也、惟己酉秋部試、名在第五、前四人皆
 大僚子弟、余名爲第五、實部元也、爾時初復八股、錢塘黃相公爲冢宰、極口稱賞不置、頭場甫出、卽遣人
 索圖作、大有屬望之意、戊午年、因久困行役、不能復辦車馬、仍就南閣、卷落澄江、令何公房內、屢請之於
 主司、祇以進呈太早、反致不錄、後何公有札致我、內有一日相知、千秋永失、入寶山而空回、眞爲恨事之
 句、文字之知、余一生惟此兩遇耳、余十七歲、始學詩、喜流利秀贍一家、而奇崛冲淡者、則不甚喜、蓋因於
 此道未深、不能直窺堂奧、止就性情所近者而悅之耳、五經、左國、史、漢、文選、幼時俱讀過、相從卽師之年、
 因文選不能成誦、屢受椎楚、廿一史從未寓目、資治綱目皆閱過、至於鳳洲通鑑、翻考不計其數、甚至摘
 其要者、手錄幾遍、而總不能記憶、少時所熟習者、或略有影響、至老大之後、雖埋頭細按、而掩卷茫然矣、
 惟尙書、毛詩、兩經、略能舉其辭、書法曾學多寶塔、亦毫無所得、但不至極醜而已、壬子年後、因久困征車、
 精力物力、盡耗於其中、從此無意進取、乃戲爲樂府雜劇、則有玉階怨、戴花劉二種、全本則有舜華莊、籌
 邊樓、驚峯綠、浩氣吟、四種、於數年內譜成、皆不無寄托也、曲文不用重韻、亦不強叶、但自愧無才、未有驚
 人句耳、獨說自頗爲當行、無一嫩句、亦無一冗筆、每爲識者所稱、然此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爲、豈欲以之
 擅長當世也哉、胸中傀儡、自當以熱酒澆之、且杯在手中、正可以發攄胸臆、雖不敢自擬焦生、而其義則

余竊取之矣、故不好作客、而好款客、但庖人伎倆有限、雖未可云惡、殊不足以供嘉賓、惟酒必取其極佳、卽至七八月間、從未嘗以新釀待客、此里中所共知者、草木及四時花卉、皆余所酷嗜、每遇興築、結構位置、先有成竹於中、故能每事合節、又不至於浮費、有時相度已成而中止者、力不從心故也、千紅萬紫、何一不可以移情、奈二三蠢僕、漫不留心、囊駝傳所云、順其天以致其性者、茫然未之知、而又怠於事、遂至盆蘭盡萎、庭竹半枯、偶念及此、未免索然、然性之所樂、亦豈能竟已哉、至如博奕博弄諸戲、余雖不甚工、皆知一二、以其廢時誤事、且恐失足之後、陷入污泥而不能自拔、故不願爲之也、此遭逢好高之大略也、丙戌之春、大人授產田二千五百畝、房租一百八十金、兩年後、卽經營北宅、爾時奢年盛氣、絕不知有艱難、興造頗萌侈心、又不能親自監督、止一二僮僕董其事、破冒物料、所不待言矣、次年正月、亡室卽大病、一病年餘、醫禱殆無虛日、又次年三月、亡室歿於吳門、殯殮頗盛、成文中又廣修佛事、所費不貲、是年冬間、先娶一妾、又次年料理續絃事、春間六禮並行、外家又極不相諒、九月完婚、酒席餽送無一事節省、甫越一年、又偕江師喬梓、到白門援例、餽食若流、舟車如織、總之祇欲匠心、不計物力也、追想其時、不過衣租食稅、向來曾無一錢、如此重費、絕無捉衿露肘之態者、蓋以其歲事年年豐稔、而木棉至錢許一觔、食米至四兩一石、故雖用之如泥沙、亦不見其窘迫也、丁酉春、爲躁急心熱所誤、一時傾囊浪擲幾千金、化爲烏有、止易郡田六百餘畝、後雖波浪掀天、未必非寒翁之失馬、親知皆爲慶幸、然譬如一病人、元氣大

耗、皮肉豈能再生乎、於三四年內、尚可支吾、至壬寅又值歲事大無、遂不免於喚奈何矣、自此以後、日窘一日、丙午又勉力北行、留京一載、病骨支離、纏綿藥裏、冬間復遭慈親大故、聞訃而歸、方切窮路之悲、復抱終天之恨、此時況緒、真無策可以自救、無地可以自容、計無所出、於次年之夏、乃棄北宅而遷至鶴來、書畫金珠、酒鎗玩器、凡先世所遺者、已蕩然無復存矣、新遷幾年間、眷屬俱安、定省較便、庚戌春、遊於浙中、又頗有所獲、壬子冬北歸後、連嫁三女、雖拮据措辦、不能無仰屋之嗟、而景況猶不甚惡也、至乙卯初夏、兒婦忽染怪症、變幻百出、又兩年、而齊兒種痘不治、大兒復發狂疾、觸處皆不如意事、無一刻得甯矣、總詳在年譜中、不必盡述、獨其中有不可解者、老荆見我所遭如此、白骨糟糠、自當相助爲理、刻刻言愁、時時畫策、此人情之常也、乃反於婚嫁疾病之後、若無與彼者然、而忽讎於我兄弟妯娌之前、遍訴而辱罵之、并遷怒於婢僕、無所不至、究其故、不過欲俯仰公私之事、概置不問、任其意所欲爲者則爲之、因不能如願、遂至此耳、豈非咄咄怪事乎、所以再四躊躇、而不得其解也、自乙卯以迄於今、已十五年矣、此十五年之中、真可以一籌莫展、萬事都非、今其家尙存、猶不至潰敗決裂者、若非余老人早作夜思、因物付物、則門戶田疇、其尙有瓦全之望耶、此中甘苦、兒女不知、更有誰知之者哉、此余家道凋殘之大略也、丙戌年分析後、大人特命王恕崙督五房事、恕隨大人最早、其人亦持重老成、兼通文義、洵足稱紀綱之僕、但微嫌其古貌古心、不適於用耳、年八十八而終、王秀頗有才能、與之熟識者甚衆、主人尙有缺乏、必挪

移曲措以應急需、至於經營資本、製買貨物、尤其所長、惜我無餘財、試之以展其用也、任事二十餘年、亦毫無虧負、謂之幹僕、可以無忝、年甫踰六十而歿、尙留一子、相繼驟然、今竟爲若敖、一棺尙爾暴露、誠爲可憫、陳應明誠實而短於才、然有責之、不諾則已、諾則一一如命、其任事更久、三十餘年、大綱無誤、縱有見小及推諉處、則略之可耳、今稍稍有家、大抵從心計中來、未必盡由簡任也、何社小心謹慎、而才力不及、約略與應明等、而書算不如矣、王福事我最晚、乙未冬、始進役、見機不快、慮事不周、輕信人之語言、不辨人之神氣、是其所短也、獨是彼本無過逢我之怒、而呵責之、絕無慍色、彼所經與之事、事成倘有分潤、反被他人攬去、亦絕不介懷、不問家中有無、雖室人交謫而弗顧、此三者、人情之所難也、至如錢財不苟、嫌怨不避、所云公爾忘私、不謂於小人中得之、余長在窘鄉、不能有所照拂、惟於人前稱述、聊以報之而已、其餘任錢穀効奔走者、正不乏人、豈能悉數、然大約庸碌者居多、求其實有益於主人者固少、求其大過者、亦不數見也、通計前後老少、惟汪氏之賤僕陳俊、真一無善狀耳、此時若尙在供役、自當悉數其過端、明正其罪狀、使天下咸知之矣、幸乙卯冬、以賄收而去、今其人已衰老、置諸不論、不議之列可也、早晚服食起居、多在內室、所以僕婦侍女輩、亦不無關係、歷來止有兩人、一爲王三之妻滿奴、一爲屈五之女觀奴、日在左右、不敢暫離、侵晨卽到榻前、余夫婦就寢後方出、進酒食、必有其候、整衣被必有其方、兩人皆可云稱意、而觀奴尤爲機警、托之以事、纖悉不忘、教之以言、絲毫無誤、目前之紛紛食粟者、豈能望其

肩背、惜乎其兩人俱不壽也、今觀奴有一女、亦小心可供使令、然較之其母、未免巧拙懸殊矣、此婢僕優劣之大略也、人生天地間、不過顯晦兩途而已、炫燿一時者、則有祿位功名、流傳千古者、則有文章道德、余既不能致身通顯、自問又無寸長、真草木同腐之人、而追溯生平、甚覺無謂、余一生處世接物、大約以情誼爲重、錢財爲輕、從未敢因錢財而有傷情誼也、大約以親朋爲重、僮僕爲輕、從未敢庇僮僕而不顧親朋也、饋送宴會、分內所應爲者、則爲之從、未敢借此以有所干求、有所希冀也、他人於富貴之所、則爭欲近之、余獨於富貴之所、則專欲遠之、有垂情於我者、初未嘗堅首陽之節、但從未肯搖尾乞憐、由人笑罵也、彼相者或以我爲輕佻之人、而不知其此中甚板、或以我爲浮動之人、而不知其此中甚靜、此數端者、實無慚於衮影、未見信於鄉閭、雖不敢僭附於昔賢、亦稍能自別於流俗、非欲求天下稱之、亦須使後人知之、乃自述非自譽也、則余之追溯其生平、亦不爲過矣、雖然余之所處、亦何堪自問哉、桑榆遲暮、蘭桂凋殘、竇氏之靈椿、于門之駟馬、固已久不作此想矣、卽以堂構猶存、琴書無恙、將來爲付托計、而擾擾於胸中、恐亦非達觀之士也、獨是碌碌因人、既不能邀尺才以榮親、而於立德立功立言三者、又無一可以自鳴、則是罔極之恩、此生涓埃未報、其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哉、所以痛惜嘆恨、求速朽而又不敢者、惟此耳、茲櫟括梗概寫一通、藏之篋中、後有見者、使知我心事如此、且尙在強飯之時、不得謂之亂命云爾、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蒲節後二日、題於巢松書室、

王巢松年譜

癸酉六歲崇禎六年

大人內室、在燕喜堂、余依母住西房、是年正月、始就傅、拜陸振吾師、桴亭先生之尊人也、館地在廳事西、與四兄同學、出入相隨者、一老僕、一書童、老僕爲趙喜、書童爲羅京、其年州中鄉薦共五人、與吾家有名分者、反居其二、一名張法、一名黃美中、亦奇事也、

甲戌七歲崇禎七年

陸師到館後、訓課甚勤、秋間忽病中風、肩輿而歸、此後竟不能赴館、桴亭先生權攝讀書、地仍在廳西、是年余患痧症甚劇、臘月二十日、六弟生、徐家姑母辭世、歲底大人到雲間作弔、

乙亥八歲崇禎八年

元旦七弟生、余從孫念莪師、卽澆翁之尊人也、館地遷至畫樓下、仍與四兄同學、趙喜羅京俱辭去、老僕易方嗣、書僮易朱印嚴辰、二兄三兄俱於是年入泮、三月中、爲伯兄完姻、大人遷至樂頤堂、五月卽束裝北上、余送至丹陽而返、吾母同七弟、住樂順堂後樓、余獨住大樓上、

丙子九歲崇禎九年

孫師性極奉佛、館職每多間斷、至八月杪、浣翁秋捷後竟不復來、托三世兄令章權管、僅存其名而已、金滿於中秋時進役、朱印換歸二房、亦吾母之意也、大人還太常卿、雲間董宗伯於是歲冬間辭世、

丁丑十歲

崇禎十年

四兄從金惺吾先生、余從陸桴亭先生、四兄館地在含譽樓、余館地在畫樓下、大人留京二載、六月中始奉差歸里、二兄七月嫺姻、大姊亦於是年出閣、冬間大人爲二兄治第、畫樓一帶俱拆卸、余遷至道南東宅、館地在晚清軒、夜臥小樓下、卽三兄現在所居也、吾母仍住老宅、不時來省視、

戊寅十一歲

崇禎十一年

從曾釋叔師、館地仍在晚清軒、是年二兄三兄受業於趙我完先生、館地在蓁斐軒、兩先生時相過從、每每於飯後晤談甚久、余初習開講、文義全未夢見、間有稍合處、兩先生卽爲許可、不意老大終歸無成、能不爲之浩嘆、大人於冬間復命入都、因山右警信不得前、在淮安度歲、

己卯十二歲

崇禎十二年

是歲余始行文、師席館地俱仍舊、六月中、大人奉差冊封岷藩、暫歸里門、不數日、卽就道、二兄秋闈獲售、我完先生爲現年西席、同時聞報、亦可稱佳話矣、大人入楚途中、患痢甚劇、泊船時遇一大賈、以一劑投之、卽愈、使畢還家、二兄以新孝廉往謁、直詣澄江、恰於途間相遇、同時錦旋、里中誇爲勝事、冬間

二姊于歸董氏、文敏公之第四君也、

庚辰十三歲

崇禎十二年

正月下旬、三姊出閣、適徐淡甯姑夫次君羽明、雲間風氣更兼相國家聲、儀節極其繁費、大人具疏請告、遣老僕入都繳節、奉在籍調理之旨、從此不復出山矣、二兄新宅、客秋已成、不待公車回、卽遷至光大堂、蓋爲三兄婢姻也、余亦仍寄老宅、夜臥樂頤堂後樓、館地在含譽樓上、與七弟俱受經於曾師、三兄合卷之期、在二月中旬、夏間米價騰貴、有焚劫陸中丞家一事、

辛巳十四歲

崇禎十四年

從郎玄翊師、梅村夫子所薦也、讀書地遷至德隅、諸兄於大人處定省後、必到館中、與郎師無所不談、兼多諧謔、余從旁竊觀、時爲發粲、初夏直至深秋、涓滴不雨、低鄉木棉、間或微有所收、至於種稻者、不留一寸、眞所謂野無青草也、斗粟千錢、遂至道殣相望、父親施粥賑饑、買米完課、內帑爲之一空、守公爲錢希聲、冬間余就童子試、始與曹金閔訂交、是年西銘先生暴亡、荆溪相公甫出山、而一病遂不起、眞可駭也、吳叔寶姑夫亦感寒疾不治、垂絕之時、異香滿室、合掌端坐而逝、事在六月、獨於幾日涼爽如深秋、蓋棺後仍復酷熱、非夙根豈易有此、大人爲作往生記、是年大人五十、中秋前到吳門避壽、伯仲叔三兄俱從、

壬午十五歲

崇禎十五年

館地仍舊、三月間到澄江赴考、余與郎師三兄同淑文先生、寓一富翁家、堂室甚宏敞、此番試作尚未成篇、案發亦不遇、是年八月十八日、茂京生、秋冬之交、二兄三兄各悅一女優、迷蕩幾不能自持、此少年常事、無足深怪、吾母知之甚怒、即聞於父親、僕輩大有一番處分、其事已將五十年、思之猶如昨日也、

癸未十六歲

崇禎十六年

州中元宵最盛、大人致郎優演劇、見炳靈公一齣、觀者無不叫絕、詢之方知爲宋子儀也、受業於鑑明師、館地仍舊、又延經師周甯一先生、逢五逢十來講春秋、夜膳後即歸、不設榻、九月中、到崑山院試、與三兄同寓、文宗爲宗凌霄、第二題用小學、余是年入泮、已能稍稍成文矣、會場移期在八月、爾時二兄公車尙未回也、宜興相公賜自盡、吳來之被法後、朝議籍其家、聞有牽累吾家語、父親憂危之極、旋即安然、冬底余送入府庠、父母俱到郡中、大人張樂宴、袁寰中時爲虎墅關使君、余同三兄從隣舟竊窺、始識王紫豫、

甲申十七歲

崇禎十七年

鑑明師到館後、功課頗無間斷、三月中忽遭國變、吾鄉在五月初、方知確音、天崩地裂、南都擁立弘光